

# 家國大愛寫香江

經歷了二〇一九年的社會風波，很多人感嘆：香港社會，怎樣才能重新充滿活力與溫情？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年輕人，又能為之做些什麼？散文集《香江記趣》（知識出版社，二〇二一年三月），正是一個香港青年對此問題的思考與答案：用真心與真愛同這座城市堅定同行，用務實打拚積極建設香港美好明天。



人民日報高級編輯 程 龍

趙陽是香港百萬青年隊伍中的普通一員。如果說，他有什麼不同，那便是全身心地融入香港、熱愛香港，自覺地發掘和書寫這個城市的正能量，並將真知灼見訴諸筆端，影響和帶動更多的年輕人。他在工作之餘筆耕不輟，《香江記趣》精選了趙陽近年來公開發表作品一百二十篇，體裁涵蓋了散文、小說、評論等，我讀後深感：一名年輕人，樂於把個人的奮鬥與才情

傾心奉獻給這座城市，這座城市回贈他的，也必然是榮光、夢想和豐富的人生。

在趙陽的筆下，我們看到的是燈火可親、歲月溫馨，看到的是社會良知、人間溫情，透過他的文字，我們能感受到他身上流淌的香江熱血和內心深處的家國天下。《香江記趣》的出版，無疑是及時的，人們讀過之後，會發現這座城市還是一如往昔可愛，獅子山下的

香港人，傳承着中華文化的脈脈，眼裏有希望，心中有大愛，胸懷依舊溫熱，夢想仍然執著。書中細膩的筆觸，觀照了偌大城市中的瑣碎日常和小人物，有處處為病患着想、有錢不賺的良心醫生，有自強不息、用一隻腳撐起家庭生活的賣菜郎，有拾金不昧、淳樸憨厚的快遞員，有立志高遠、甘於放棄高薪奉獻社會的大學畢業生……切切真情，漫漫香江，這些文字，激起的是希望的表達與潮湧，豐富了這座城市美好的人文景致，讓我們在文學作品之中見時代、見家國、見眾生，讓我們在「大愛」中汲取前行的勇氣和力量。

香港國安法實施後，香港迎來了新的時代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。如果說，上個世紀金庸先生於江湖上振臂高呼「俠之大者，為國為民」、讓幾代華人為之熱血沸騰。那麼綜觀當下香江，那些凝聚人心力量、再造香港精神的文學藝術必

將被時代和讀者銘記，必將在歷史長河中留下深深印記。

背靠祖國、面向世界，香港文化有非常豐厚富饒的發展土壤，在新時代的大潮中，香港的文壇，需要有更多如《香江記趣》這樣與七百四十萬港人同呼吸共命運的新人新作，需要更多秉持朗朗文心和家國情懷，一起建設香港、共同書寫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優秀青年。

趙陽在《香港，我在這裏》一文中寫道：「但願，前行的路上，在香港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人，都能有『疼惜』的心情，傾盡心力，團結一心地『在這裏』，在一起。」香江潮湧，紫荊花開，有多少夢起香江，就有多少愛在香港，這必能將冷硬的堅冰升騰為希望的潮湧。香港再出發的征程裏，期待香港青年不負青春之我，不負時代之我，莫畏浮雲、團結前行，以熱血朝氣追逐星辰大海，以家國大愛續寫香江傳奇。



▲香港文壇需要有更多如《香江記趣》這樣與七百四十萬港人同呼吸共命運的新人新作，需要更多秉持朗朗文心和家國情懷的優秀青年作家。

## 行走在生命的城市裏

晨 曉

臉書上看到家住旺角和灣仔的網友不約而同地轉了一篇文章，題目長且有趣：《一頭虎斑貓藏身熱帶水果叢》。細膩的文字一下子就吸引了我。一口氣讀完，眼角有些濕：一個異鄉客，對香港的記憶，竟然可以如此鮮活與生動，字裏行間，滿是對香港這座城市深深的懷念和眷戀。它讓我不由地思考：如果一個人，愛一個城市，是不是應該把最有溫度的街道印刻在生命裏？

文章是從兒時的記憶寫起：作為一個印尼華僑的女兒，在剛剛記事的幼年年紀，在父親休假的間隙，由台北來到香港，住在旺角的廉價旅館裏。

「印象深刻的有旅店附近的那些街名：黑布街、白布街、洗衣街、染布房街……」作者認為，只有用到動詞的街

道名才能提供生動的想像。這是一個非常獨特的視角。家住旺角的網友在留言處寫道：「旺角之前是芒角村，洗衣街原本是來源於筆架山的一條小溪，供村民洗滌之用。」

我認為，一篇優秀的散文，不但要有「形散神不散」的特徵，更要有厚實的文化內蘊、傳遞歷史與人文的氣息，即便是一個城市的某一條街道，如果能夠從文化淵源的角度將其寫活、寫透，就會經久耐讀。

作者長大後，又無數次來到香港探訪友人，住在灣仔的太原街。作者用寥寥數筆勾勒出一個熱鬧喧囂、層次分明的太原街：「像小木屋一樣的綠色攤檔，白天枝丫伸出，絲襪圍巾披掛一身，四面招展，晚上將貨物吞吐入肚，白日的喧囂彷彿只存在夢中。」

近年來，報章上寫香港市井氣息的文字並不少，但似乎都不如這一篇更市井氣，究其原因，我認為是異鄉客在「他鄉」，用一種更冷靜的眼光去打量，漸漸地在觀察中投注了對「他鄉」的熱愛，才使得筆下的香港以及香港的街道，帶上了一種銘記和懷念的溫度，讓本地人熟視無睹的景象和不懂珍惜的況味，得以很好的保留和展現，然後被細膩地表達。

文章的題目是值得玩味的，因為題目所描寫的場景，恰恰就是作者心甘情願愛上香港這座城市的一種抒發：「樓下的水果攤檔有隻虎斑貓，窩在山竹蛇皮果這些南洋水果裏，總能藏得很好。」將自己的生命履跡不動聲色地藏在文字、刻在記憶之中，把一份對生活的愛於行走之中娓娓道來，恰是這篇散文的魅力。

## 從風俗角度解讀紅樓

當代知名女作家 秦 嶺

許多年過去了，每讀一次《紅樓夢》都別有發現。我驚訝於古人曾經生活得那樣痴迷於形式與細節：林黛玉初進賈府時，鳳姐的那套「縷金百蝶穿花大紅洋緞」緊身襖和「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」，下配「翡翠撒花洋縐裙」是多麼美艷，而寶玉那身「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」，束一條「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官絛」，外罩「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」又是多麼華美——這類精雕細刻的描摹在書中真是隨手可以拈來。

許是對《紅樓夢》的這份痴迷，看到評點《紅樓夢》的書我就會翻一翻。從小到大，讀了很多別人對《紅樓夢》的解讀。索隱派、考據派、還有胡言亂語派，有很精彩的，也有極無聊的。小學時看的一本，用「評法批儒」的方法評點紅樓。賈政、鳳姐、寶釵、王夫人、賈母、襲人等是儒家，黛玉、寶玉、晴雯、芳官等是法家，還有許多丫環都是

法家。居然有人這樣野蠻地對待《紅樓夢》，我不敢苟同。比較而言，鄧雲鄉的《紅樓識小錄》《紅樓風俗譚》（河北教育出版社，二〇一六年），從風俗的角度給今天不熟悉清代日常生活的人們補課，實在值得一讀。

鄧先生是民俗專家，有很深的舊學功底，旁搜博覽，又有許多親歷親聞，對《紅樓夢》所取的姿態也很恰當，令人獲益不淺。比如，平兒與湘雲等吃烤鹿肉時掉了的蝦鬚鐲是個什麼鐲子？丫環們的月錢，有的一吊、有的一兩，該如何換算？比如，從前有人因為雪雪芹寫到諸種冬季在北方不會生長的花卉，就因此斷定故事發生在南方，看了鄧雲鄉的解釋，才會恍然大悟；又比如，劉姥姥去櫟翠庵喝了妙玉的茶，寶玉善解人意，知道妙玉不會再要那些成窑的杯子，就建議她索性送給劉姥姥，賣了貼補家用。

如果不是鄧雲鄉告訴我



▲鄧雲鄉的著作《紅樓識小錄》、《紅樓風俗譚》，從風俗的角度給今天不熟悉清代日常生活的人們補課，實在值得一讀。

們，在清代康、雍年間，成窑的瓷器已經價值不菲，那麼，我們對妙玉的精怪、造作和矜持就不會理解得那麼明白。

像鄧雲鄉那樣解讀紅樓，令人對《紅樓夢》的風俗和細節的魅力有了更深的領悟。所謂開卷有益，說的就是類似的書吧。

## 重讀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》

王 鶴

米蘭·昆德拉的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》（上海譯文出版社）以魔力攫住我，至今還記得多年前初次讀到時的激動。之前以為，成長和成熟便是尋求解脫的過程，每一次頓悟，都意味着卸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。昆德拉看似矛盾的「不能承受之輕」，有如醍醐灌頂——重未必就不輕，輕也不見得就不重，此中微妙，耐人尋味。

一九八四年於法國問世的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》（起初譯為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》），講述知識分子在布拉格之春前後的命運轉折、心路歷程。特麗莎與托馬斯的婚姻狀況，固然與捷克被蘇聯佔領的時勢、與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載沉載浮的命運相關。但他們的關係，還是更多地從政治以外的方面顯露出複雜內涵。托馬斯、特麗莎的游移或疑慮、放縱或依戀、軟弱或強勁、嫉妒或感激、難以把握對方的痛楚與實際上自有把握的篤定……幾乎涵蓋了兩性關係中所有甜蜜、豐滿與敏感、尖銳、傷悲的部分。每種對立的心



緒或進退兩難的境遇，都是模稜兩可或對應轉換的，像輕和重的辨證關係一樣，難以找到絕對的答案，也無法逃避矛盾。愛情與背叛、自由與歸屬感、偶然與命運、事業成就與身心解脫……曾經讓托馬斯、特麗莎和薩賓娜等糾纏不清的困局，無論在怎樣的國情下，都會橫互在男人女人面前，含混模糊，又密實糾結，過去、當下或將來的人們，都無法快刀斬亂麻地決斷。這，就是因為其中包含了一些終極的追問吧。

看到昆德拉議論愛情的六個偶然、看到幾對戀人的不同結局……重溫那些依然熟悉或已經模糊的文字，甚至比多年前閱讀時更受觸動。是為那六個偶然中包含的神秘與宿命？還是為兩性關係的膠着與疏離？那種積澱過的欣慰感激、似有若無的傷感無助、恰到好處的克制隱忍，有着中年人的從容、無奈和曠達，讓人時而空茫時而豁達。重新看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》，讀出了更多透徹鎮定與清寂悲涼。

## 「近鄉情更怯」的背後

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 王 紅

「嶺外音書斷，經冬復歷春。近鄉情更怯，不敢問來人。」喜歡唐詩的讀者，一定對這首《渡漢江》不陌生。它將還鄉者近鄉情怯的心理活動描摹得十分準確。如果有人告訴你，這是一首逃犯的詩，離家鄉越近，越怕遇見熟人，怕被窺破行藏，你會不會覺得太煞風景？很不幸，這是事實。

《渡漢江》的作者宋之問二十歲中進士，在武則天稱帝的武周王朝為官，大有詩名，多侍宴、奉和、應制詩。武則天是女皇，寵幸張易之、張昌宗，不能如男性皇帝那樣後宮佳麗三千而理直氣壯，希望二張做點事業、博點好名聲，以免讓人說閒話。張氏兄弟貌美而無才，政治軍事玩不來，只好弄點「文化」。武皇帝於是下令集結大群文士編了部洋洋一千多卷的大類書《三教珠英》，讓張氏兄弟掛名當現成主編。才華傑出的宋之問和與他齊名稱「沈宋」的沈佺期都是「珠英學士」中表現積極被二張喜愛者。二人亦傾心交結二張，宋之問尤其卑下，甚至有為張易之捧溺器（便壺）的傳說。捧便壺未必是事實，可當大唐王朝的八卦看，但八卦的主角是宋之問，卻可看出他巴結二張到何等程度以及在當時如何為人齒。

好日子總不久長，則天皇帝老病，宰相張柬之策劃宮廷政變，誅殺二張，逼武則天傳位給中宗李顯。天下又姓了李，媚附二張的文人朝士紛紛被貶謫南遷惡各州。宋之問貶瀧州（今廣東羅定一帶），鬱鬱南下，途途艱難，心思憔悴，倒寫了不少有真情實感的詩。

如此「經冬復歷春」，熬不過思鄉情切，宋之問在第二年春季偷偷逃回洛陽，途中寫了開頭那首《渡漢江》。逃回洛陽的宋之問藏匿在朋友張仲之家，一同被貶也逃歸的宋之問弟弟宋之遜藏在駙馬都尉王同皎家。此時武三思勢力尚在，且與韋后勾結把持朝政。張仲之和王同皎密謀誅殺武三思，宋氏兄弟急於自贖，竟派人將竊聽來的這一機密向武三思告密。武三思捕殺張、王，二宋復官。宋之問因文才在中宗朝頗為受寵，直到被太平公主揭出受賄罪貶往越州。睿宗登基，清算宋之問先後依附二張、武三思的罪過，再將其貶到嶺南。玄宗即位，賜之問自盡。

向武三思告密一事，歷史記載有歧異。有說主謀為宋之問，有說之問弟之遜才是告密的主角。無論宋之問是首惡還是脅從，他都是這一事件的最大獲益者。媚附女皇男寵丟的是讀書人的尊嚴；賣友求榮，以友人（還是於己有恩的友人）鮮血鋪自己仕進之路，則是全面突破做人底線，罪不容恕了。

《新唐書·宋之問傳》這樣記載宋之問之死：使者帶着玄宗的賜死詔書到桂州，宋「得詔震汗」，走來走去拖延時間。與宋同案賜死的冉祖雍（即被宋氏兄弟派往武三思處告密者）懇求使者：「宋之問有妻子，請給他點告別的時間。」使者允許。宋驚慌戰慄，無法安排家事。冉是個痛快人，發怒說：「我和你都對不起國家，該死，還猶豫個什麼呀！」宋才不得不自盡。

詩寫得那樣風雅漂亮，做人卻如此不漂亮。做了醜事惡事，死都不能死得痛快點。